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三

南北朝

辛亥梁中大通三年魏節閔帝恭普泰元年廢帝朗中興元年 春二月魏爾朱世隆廢其主煜而立廣陵王恭廣陵王羽之子是為節閔帝

初魏廣陵王恭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疾居于龍華佛寺無所交通至是爾朱世隆兄弟以魏主煜疎遠無人望密謀更立近親郎中薛孝通字士達汾陰人聰之子說爾

邢卲敘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文出為之紙背者正虛車之飾耳

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為主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彦伯榮從弟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煜而立之邢卲字子才鎭族弟為赦文叙敬宗西魏太昌中追謚子攸為孝莊帝廟號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取筆自作赦文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初爾朱榮以高敖曹即高昂後以字行入洛敖曹為榮所執事具前敖

曹兄乾亦自東冀州乾父翼前聚衆河濟間魏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馳至

及榮死魏敬宗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

使歸集鄉里為形援敬宗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劒起舞誓以必死俄而敬宗遇

害劉靈助反于幽州靈助推筭知爾朱氏將衰乃起兵聲言為敬宗復讐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及是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

發民馬欲收乾兄弟乾等知之乃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字祖裔回之子）等襲信都殺白鷂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為敖曹所敗（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于滏口（注見前）說之曰

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戸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悦與同帳寢已歡東出趙郡李元忠靈之曾孫復勸歡就乾元忠先爲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弑敬宗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歡已見乾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迎歡歡未即見元忠下車獨酌謂門者曰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彼所致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歡曰趙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

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當弭服矣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於是歡帥衆至信都隆之乾納之時敖曹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遣以布裙歡使子澄字子惠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初乾之衆兵也仍受劉靈助節度靈助自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已而魏郡督侯淵討靈助斬之函首入定州果如其期

魏封其故主勝為東海王

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微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于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于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魏以爾朱世隆為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為尤甚所部富室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于河人畏之如豺虎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

魏賜高歡爵渤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為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夏四月梁太子統卒 諡昭明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録朝政辯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桊劾斷獄多所全宥寛和容衆喜愠不形于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畜聲樂毎零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宫坐起恒西向毋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

儲貳地易嫌疑厭禱跡涉巫蠱昭明讀書好古奈何不以戾太子事為鑒雖云小人搆釁然亦有以自取之矣昭明既不能以次立賢于理

五月梁立子綱(即簡文帝)為太子六月封孫歡(字孟孫)為豫章王譽(字重孫)為河東王詧(即後梁宣帝皆故太子統子)為岳陽王

梁昭明太子既卒其長子華容公歡梁主欲立為嗣以銜太子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初昭明太子葬母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蠟鵝及諸物埋于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疏乃密啟梁主云太子有厭禱梁主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及卒不能自明)已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侍郎周宏王(字思行捨弟之子)嘗為綱主簿乃奏記

未為不順而朝野嘵嘵爲慮綂于家正參記簡文執魚滅己事為例徒高遜讓之名而不顧稱祖之命正義甫有當乎即如洪武開剝三吾一言令太孫正器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近偽誤人家國大抵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綂子以慰衆心是

曰謙讓道糜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宋子魚之義事具前執子臧之節綱不能從曹子臧亦見前綱以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之學時人謂之宮體梁主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縱橫梁主深歎異之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漸來見逼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梁主曰摛老愛泉石意在一郡梁主謂摛真欲之乃曰新安大好山水遂出為郡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新安注見前尋梁主以人言不息封歡譽詧等皆大郡以慰其心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誠何為者耶

高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斛律本敕勒部因以為氏金字阿六敦朔州人）庫狄干（庫狄氏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干善無人）與婁昭（字菩薩平城人歡妻弟）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夷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稽落（即稽部劉淵五部之苗裔）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

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無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然猶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

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

冬十一月魏高歡立渤海太守元朗章武王融之子是為廢帝自為

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注見前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憂

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

立衆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以歡為

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封拜有差

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用竇泰計縱反間云

得衆人之死得天下之心段韶二語可謂達于事理高歡惟以衆寡論強弱不復知順逆大經昔由其素志願與爾朱相似故自生猶豫耳

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人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遂進戰大破兆軍先是歡欲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爾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有不從者哉已而歡果破兆遂進攻鄴　段韶字孝先榮之子

魏南兗州魏置治譙城譙城注見前人執刺史劉世明字伯提芳族子以降于梁梁遣歸魏

魏南兗州民胡刺史舉州降梁梁以世明為征西大將軍不受固請北歸比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壬子梁中大通四年魏普泰二年中興二年孝武帝脩永熈元年春正月梁封西豐侯正德為臨賀王

正德自結于朱异言正德失職故王之

魏高歡克相州以楊愔字遵彦津之子為行臺右丞

初魏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楊侃預其謀及爾朱兆入

皆通舉劾不愧
能于其職犯法

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誘而殺之爾朱世隆復誣奏楊氏謀反盡滅其族（楊氏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及是族誅少長皆被殺）唯津子愔適出在外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為行臺郎中至是歡攻克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為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遂拔之）以愔為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于愔及諮議參軍崔㥄（字長孺暹之五世孫）

二月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梁主第六子）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

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縱免旋復所愛大義既後臺城既陷構禍相尋其間上悠行所謂由來漸矣

綸為揚州刺史市物不給其直市皆閉邸少府丞何智通啟聞綸被責還第遣人刺殺智通事覺免為庶人鎖之三旬既而復之

三月魏主朗入居于鄴高歡自為太師劉友益曰書魏主成朗之為君也成朗之為君將以正罪歡也

閏月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為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

斛斯代北複姓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欲圖爾朱氏因說世隆邀天光等共討高歡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有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見世隆以共討高歡說之于是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注見前而軍高歡出頓紫陌在今彰德府臨漳縣西水經注石趙建武中造紫陌浮橋于漳水上即此高敖曹以其部曲從敖曹所將皆漢兵歡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千人雜之敖曹曰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願更配也時歡馬不滿二千步

兵不滿三萬乃于韓陵（山名在彰德府安陽縣東北）為圓陣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殺天柱我報讐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絶義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歡弟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横擊之　高岳字洪略歡從父弟）兆等大敗賀拔勝于陣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遂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

夏四月魏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斛斯椿謂賈顯度顯智曰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于是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又使顯智襲執世隆斬之魏主恭使中書舍人盧辯字景宣同之兄子勞歡歡使見魏主朗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侯景降于鄴仲遠奔梁仲遠兄彥伯與世隆同時俱斬世隆弟弼為其帳下馮紹隆所殺天光弟顯壽鎮長安雍州刺史賀拔岳襲殺之天光度律高

歡自鄴送于洛陽斬首都市仲遠後死于江南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修廣平王懷之子是為孝武帝自為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疎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太僕綦儁魏西方其連氏後改綦氏儁字掦顯本代人後居洛陽　考通鑑綦作綦毋今依魏書北史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㥄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臣

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僞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于崇訓寺歡在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圍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修匿于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修所親王思政太原祁人見修修曰賣我耶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乃迎修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修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修于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修以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

爾朱逆黨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羣狐貪人敗類正

如為行臺尚書叅知軍國歡欲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欲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曰歡方内撫群雄外抗勁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公以華山為城黄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柰何欲束手受制于人岳曰君言是也乃不就徵

五月魏封其故主朗為安定王

魏主修弑其故主恭後西魏追謚為節閔

恭有徳望魏主酖之于門下外省葬用殊禮

秋七月魏高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爾朱兆軍于武鄉注見前兆大掠晉陽北走秀

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作佳傳書雖莫須有然千古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太丞相府而居之兆至秀容分守險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明年正月歡乘其歲首晏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驚走泰追破之兆縊死山中慕容紹宗降歡厚待之

冬十一月魏主修弒安定王朗東海王煜十二月復殺汝南王悅

先是高歡既誅爾朱氏以高祖不可無後名汝南王悅于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魏主以悅為大司馬至是魏主以悅屬近地尊遂殺之

做之跋扈已有形跡然魏之君臣未能討操刀之割而機事不密早釀釁端此與明建文定策方黃皆所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

癸丑 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 春正月魏以賀拔勝為荆州刺史

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 京兆王愉之子即西魏文帝 將軍元毗 字休弼常山王遵之元孫 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增置都督部曲各數百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為荆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 初侍中司空高乾遭父喪解侍中魏主既貳于歡冀乾為已用常與共立盟約乾不之知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及是乾謂所親曰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羣小數遣人往來關中又令賀拔兄弟相近禍難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啟歡歡名乾詣并州乾因勸歡受魏禪歡掩其口曰勿妄言遂屢表乾使復為侍中魏主不

許乾知變將起求爲徐州從之

二月阿至羅高車別種復附于魏

魏正光以前阿至羅嘗稱藩内附自中原多事遂叛

高歡遣使招納阿至羅復降先是魏主詔以寇賊平

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歡大行臺隨機處分

歡賚之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歡不從及經略河

西大收其用

魏徐州刺史高乾伏誅大都督高敖曹奔晉陽

部人殺其長吏天下所當共誅

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泄漏機事乃詔歡曰乾邕與朕有盟今乃反覆歡聞亦惡之取乾前後啟論時事者封上魏主召乾責之遂賜死弟敖曹及仲密（名慎以字行）俱奔晉陽（魏主既賜乾死復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敖曹敖曹先聞其兄死伏壯士執紹業于路得敕書于袍領遂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仲密在光州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弟兄相及乃敝衣推鹿車亦奔于歡自是魏主與歡遂有隙）

夏四月魏青州人耿翔殺其刺史降梁梁以翔為刺史

豈可以鄰國而
爭公忿或因其
納地歸降從而
撫綏足矣即以
其官官之奬惡
賞亂不可為訓

五月魏下邳叛降于梁

秋八月魏以賀拔岳為雍州刺史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詣晉陽高歡與景歃盟約與岳為兄弟景還言于岳曰高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覘歡之為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代北別部後遂為姓）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

彌俄突斛拔氏代北復姓勝兵三千餘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魏南方諸姓有紇豆陵氏各擁部衆未有所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衆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以岳為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時彌俄突來降岳以夏州邊地要重欲求良刺史衆舉宇文泰岳曰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日卒表用之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于岳惟曹泥附歡

冬十二月魏人侵梁雍州

魏荆州刺史賀拔勝侵梁雍州拔下迮戍作襄陽縣西扇動諸蠻梁刺史廬陵王續字世祈梁主第五子屢為所敗漢南震駭城邑多陷于是沔北盪為丘墟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魏永熙三年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是歲魏分為二凡三國春正月魏高歡攻紇豆陵伊利執之

高歡使侯景招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擊之于河西擒之遷其部落于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

為國純臣王忽伐之豈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岳軍討悅誅之遂以泰為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會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至是岳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

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與岳宴語誘而斬之還屯水洛城（在今平涼府莊浪縣東南）岳衆散走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今宇文夏州英畧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盛樂人本姓赫連其曾祖因避難改姓杜氏後宇文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請輕騎告哀且迎之遂馳至夏州泰與將佐議去留前大中大夫韓褒（字弘業潁川人）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衆欲暫留以覘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若不早赴衆

心將離因與諸將共盟討悅輕騎赴平涼既至哭岳哀慟將士悲喜先是高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惟人所射遂還及泰至平涼歡復使景與張華原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華原不屈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王基太安人魏主遣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悅附高歡不肯應召泰因毗上表言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上谷昌平人等令臣權掌軍事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

辛多西人顧戀鄉邑乞少停緩徐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為大都督即統岳軍岳之死也都督李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攻岳衆勝不從而還為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使就泰李虎西涼王歆之元孫唐高祖之祖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社稷吾已發兵為賀拔公報讐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召南秦州刺史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兵潰縊死泰入上邽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

知而罪之剖賜將士初魏之亂也故氐王楊紹先逃歸武興復稱王及羌吐谷渾所在蜂起泰令李弼鎮原州拔也惡蚝鎮南秦州可朱渾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之粟給軍紹先懼遂稱藩送質長史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將士驍勇上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　拔也代北複姓惡蚝名可朱渾代北三字姓元字道元遼東人高歡復遣使甘言厚幣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字善通安定人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夏四月癸丑朔日食

六月魏高歡舉兵反秋七月魏主修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懌之子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

侍中封隆之言于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搆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鷙字孔雀高涼王孫六世孫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字安寶中山上曲陽人奪其管鑰建州魏置今山西澤州府是刺史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濟州

刺史蔡儁廣寧石門人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勲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發河南兵詣洛陽魏主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賀拔勝有異志故假南征潛為之備王宜近為形援歡表曰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自來違津渡婁昭等討荆州尉景等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魏主知歡覺其變乃止歡軍歡亦表云臣為嬖佞所間一旦受疑陛下若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魏主以源子恭守陽胡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賈顯智為濟州刺史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乃為敕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庸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馭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啟

云西去而四道俱進南渡洛陽東臨江左聞者寧能不疑其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若奮拳而爭死假令還為王敗幽辱虀粉了無遺憾 來達津胡三省注在平城之西自北渡河至夏州陽胡即陽壺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地近河峭谷之北岸也石濟注見前 王思政言于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字更興河東解人見泰于高平泰請奉迎輿駕魏主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逼梁寇臣愚未見

其可時東郡太守裴俠帥兵詣洛思政問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授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禍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于魏主授左中郎將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初歡欲遷都于鄴魏主不可至是復謀遷都遣騎屯建興魏郡後改曰高都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鳳臺縣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入鄴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以廣寧太守任祥字延敬廣寧人兼僕射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魏主

乃下制書數歡罪惡以宇文泰為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為名以高敖曹為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恒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為前驅陳于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魏主然之侍郎楊寬字景仁華陰人曰假兵于人恐生他變椿若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魏主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

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并州遣李賢字賢和隴西成紀人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字子爽安樂王鑒之弟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于歡歡引軍渡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紿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即召椿還與

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_{深之子}以五千騎宿于瀍西衆知魏主將西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將軍獨孤信_{魏諸部内入諸姓有獨孤氏信雲中人}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虚言也明日斉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輕騎追魏主不及_{魏主糗漿之絶惟飲澗水至稠桑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　稠桑驛名今在陜西靈寶縣西即春秋桑田也毛鴻賓北地三原人}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為

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于東陽驛在今西安府渭南縣東以近東陽谷故名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為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字鴻遠鴻賓兄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為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樊感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

言而舍從彼侯罔尚能以修省咸機祥災梁主罔儼然南朝主乎顧乃跣足下殿如街士屣襪醜態且聞魏奔而謾語解嘲陋已甚矣

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彼亦應天象耶

魏高歡屯華陰使侯景取荆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自追迎魏主至恒農遂攻潼關克之進屯華陰

賀拔勝帥所部西赴闕中至淅陽（魏郡隋改曰內鄉今爲縣屬河南南陽府）聞歡已屯華陰遂還（先是魏主將發洛陽召勝赴行在所勝以問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于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及是勝將還行臺左丞崔士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

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虛柔

字子剛范陽涿人崔士謙安平人猷之孫三荆魏置

荆州于穰注見前又置南荆州于安昌今汝寧府確

山縣是又置東荆州于比陽今南陽府泌陽縣是馮

智舒以三荆為三楚非是歡自發晉陽及至華陰凡四十啟魏主

皆不報乃東還遣侯景向荆州遇勝景逆擊之勝敗

奔梁

冬十月魏高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是為東魏孝靜帝

歡還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于魏主魏主亦不答歡

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所推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

稱譬躍歡醜之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魏於是始分為二考魏自孝武西奔于是有東魏西魏之稱綱目于在西者提綱仍書魏以魏統相承也惟高歡所立乃加東字以別今依之

魏以宇文泰為大丞相

泰攻潼關斬高歡守將薛瑜還長安進位大丞相

十一月東魏遷于鄴

高歡以魏主孝武帝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

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還鄴書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以僕射司馬子如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政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

魏尹時童謡云可憐青雀子飛去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謂魏主清河王鸚鵡謂歡也

閏十二月魏宇文泰進毒弑其君修

魏主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

陽王寶炬同産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悦遂與泰有隙閏十二月魏主在逍遥園宴阿至羅使夜還飲酒遇酖而殂殯於佛寺諡曰孝武十年乃葬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魏都督獨孤信克荆州東魏人襲之信奔梁

東魏既取荆州魏以獨孤信為刺史招懷之東魏遣恒農太守田八能拒信于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出

信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士民謂我退走必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東魏刺史辛纂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武川楊忠本華陰人家于武川隋文帝之父也叱門者曰大軍已至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奔梁

乙卯（梁大同元年 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 東魏天平二年）春正月朔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

魏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孝武帝之兄子）濮陽王順（常山王素之孫）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為廣平幼冲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即位于城西大赦改元

魏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以泰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泰固讓王爵及錄尚書魏主許之乃改封安定公

魏立后乙弗氏其先吐谷渾渠帥歸魏為洛陽人

后仁恕節儉不妬忌魏主重之

東魏高歡擊稽部即步落稽注見前斬劉蠡升

初魏孝昌中稽部劉蠡升自稱天子居雲陽谷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明于此置雲陽堡邊境歲被其冦謂之稽荒至是歡襲擊大破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

東魏高歡自為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受

魏作新制二十四條

魏宇文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魏宇文泰以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為行臺左丞

綽先為行臺郎中宇文泰未深知之然諸曹疑事皆詢于綽而後定臺中咸稱其能已而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

對且稱綽有王佐才乃擢綽為著作郎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在西安府長安故城內水經注池在未央宮西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並馬而還留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

朱出墨入及計帳課役之大數戶籍戶口之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夏五月魏宇文泰自加柱國

初魏敬宗始置柱國大將軍以寵爾朱榮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至是泰復為之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加柱國者泰及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凡八人時稱八柱國家　元欣字慶樂廣陵王羽之子大統中紹封侯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

魏閣內都督趙剛字僧慶洛陽人以東荊州歸于魏

先是趙剛以東荊州兵西赴關中（魏孝武帝之在洛陽也剛嘗密啟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入援兵未及發而孝武入關景昭集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謂景昭曰公若欲為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遂帥衆而西）會高歡遣侯景向荊州州民楊祖歡起兵應景邀剛于路刺史馮景昭戰敗剛没蠻中至是剛自蠻中往見東魏東荊州刺史李愍（趙郡人）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宇文泰以為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于梁泰使剛往請之（勝與信等在梁梁主待之甚厚剛將至魏興周

梁梁州刺史杜懷瑤移書建康梁主禮送勝等還魏勝懷梁主恩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信與楊忠至長安宇文泰愛忠之勇留置帳下

冬十一月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東魏封高洋（歡次子即北齊文宣帝）為太原公

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衆皆嗤鄙之獨歡異之謂長史薛琡（字曇珍代人）曰此兒識慮過吾（洋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

劃斬亂絲真得不治之治　校改

弦更張語更明快其識慮誠有過人處

亂縱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當斬又各配兵四出使人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就洋獨勒衆與格攻者兄胄言情猶捻以獻

丙辰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春正月東魏高歡襲魏夏州注見前取之魏靈涼州靈州魏孝昌中置今屬甘肅寧夏府涼州注見前亦叛附於

歡

高歡帥庫狄干等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斛律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字德連代人將兵鎮守還其部落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凉州刺史劉豐_{字豐生普樂人}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歡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迎泥及豐拔其遺户五千以歸

二月東魏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為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東魏渤海世子澄年十五入鄴輔政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崔暹為左丞親任之_{初澄通于歡妾一婢告之}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更稱父子夫婦復如初益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歡杖澄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欲立之澄求救于司馬子如子如入見偽為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妃是王結髮婦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同走并州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足信耶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盡反其辭乃啟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父子夫婦復如初

東魏高歡以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為功曹

高季式薦元康于高歡曰是能夜中闇書謂能闇中書字快吏也歡召之一見即授功曹掌機密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與功曹趙彥深名隱以字行南陽宛人同知機密

弘景知時不可為自託方外雖勝夷甫平叔一格然究其節概不過與唐武攸緒同皆項耳胡寅貴其無一言以肖帝心故非苛論

而元康性柔謹歡甚親之曰此人天賜我也

三月梁處士陶弘景卒字通明丹陽秣陵人

弘景博學好養生仕齊為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即句曲山在今江寧府句容縣南漢茅盈與其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梁主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及是卒諡貞白先生弘景將歿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　夷甫晉王衍字平叔晉何

字晏

夏四月梁以江子四濟陽考城人為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

加檢括速以啟聞

秋九月東魏行臺侯景侵梁梁陳慶之擊破之冬十二

月東魏及梁平魏大饑

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丁巳（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春正月東魏高歡侵魏魏宇文泰擊破之殺其將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此魏太和中所置之洛州治上洛今陜西商州是）執其刺史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為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出軍廣陽（魏縣屬馮翊郡即故城今在西安府臨潼縣）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

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先是宇文泰還長安問計于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泰擒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曰是吾心也遂從之宇文深宇文干小關在潼關左今曰禁谷口高歡撤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

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為鄉導而攻之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仲遵傷目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窋為洛州刺史欲遂入藍田關聞竇泰軍沒而還敖曹以企及元禮自隨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故遂虧臣節元禮逃還與仲遵陰結豪右襲窋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企尋卒于鄴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俊乂者率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對延歲月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夏六月東魏遣使如梁

東魏遣散騎常侍李諧（字虔和平之孫）聘于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北間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邪（是時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為之傾動宰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為之拊掌魏使至建寧亦然）

秋八月梁修長干塔（今江寧府城南有大報恩寺塔高百餘丈即古長干寺塔也宋明皆重修寺前大道即古長下里）

梁主修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魏書釋老志釋迦佛

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燋或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置寶瓶蘇建宮宇謂為塔塔猶言宗廟也于後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

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閏九月梁以武陵王紀字世詢梁主第八子為益州刺史

紀以道遠固辭梁主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

東魏高歡侵魏冬十月魏宇文泰迎戰渭曲渭水之曲在今陝西同州府大荔縣東南大敗之

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關名在同州府朝邑縣東即古臨晉關也今曰大慶關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歡引兵自蒲津濟河涉洛此沮洛也注見前軍于許原西先是長史薛琡言于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民自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歡不從及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止許原即商原在大荔

縣北水經注洛水南逕商原西俗謂許原也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于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在今大荔縣東與朝邑縣接界地宜畜牧唐于此置監距東魏軍六十里時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御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　達奚武

宇文泰　宇文歡（原字從黑）

代人

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為陳李弼趙貴為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于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横擊之東魏兵中絶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

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字顯慶賢之弟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于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于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為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魏宇文泰伐東魏東魏泰州魏置泰州于河東郡今山西蒲州府是降泰遂略定汾絳二州名汾東魏之南汾州治定陽今山西吉州是絳魏曰東雍州後周更名今山西絳州是進取洛陽豫州此魏之北豫州治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是潁梁廣陽

薛善斬關納師
視崇禮之爲歟

等州魏潁州治潁陰今河南開封府是廣州治魯陽今汝州魯山縣是陽州治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是皆降

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秦州別駕薛善字仲良汾陰人聰弟子開門納魏軍刺史薛崇禮善族兄棄城走追獲之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先是崇禮固守蒲坂善謂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以納魏師及泰既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

同守者相去異晉胥壞且知歸順為臣子常節堅辭五等之封在周世尤爲僅見

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薛慎字佛護獨孤信至新安漢縣魏置郡今為縣屬河南府高敖曹引兵北渡河信逼洛陽洛州東魏改司州為洛州今河南府是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潁州長史賀若統魏內入諸姓有賀若氏統代人舉城降魏梁州滎陽廣州皆降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攻潁川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字永貴夏州人救之諸將咸以為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進據潁川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趣據潁川背

城為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之乘勝追擊又大敗之東魏將是云寶是云代北複姓殺其陽州刺史以降魏都督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攻豫州拔之于是東魏河南諸州多入于魏明年二月東魏遣賀拔仁侯景復取南汾潁豫廣四州賀拔仁字天惠善無人

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二月魏廢其后乙弗氏立柔然女郁久閭氏為后初柔然頭兵可汗事魏盡禮永安以後不復稱臣得

魏淳于覃親寵任事使典文翰及是數為邊患魏宇文泰欲結婚以撫之言于魏主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而送后于魏（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面我自東向）

秋八月東魏遣兵圍金墉魏宇文泰救之斬其將高敖曹復戰不利引還

東魏遣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帥大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

為前驅至穀城漢縣晉省故城在今洛陽縣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莫多婁代北三字姓貸文太安狄那人請擊之進遇李弼敗死泰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驚逸隨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罵曰籠東軍士爾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捨之穆因以馬授泰與俱逸魏軍復振籠東擴敗披靡之貌見楊倞荀子注泰擊東魏兵大破之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歡從祖兄

子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如喪肝膽然是日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蜀儀同三司長孫子彥本名儁稚之子守金墉王思政棄州陷陳被創悶絕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將軍裴祐下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祐每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敘因以王思政為東道行臺使鎮恒

農張祜高平人承先其字也

魏長安亂宇文泰討平之

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俘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與周惠達等輔魏太子欽出次渭北關中大擾于是沙苑所俘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魏主留止閿鄉令泰討之泰引兵西入長安父老且悲且

喜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字菩薩泰兄子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徳渡渭與泰㑹遂攻青雀破之

東魏高歡拔金墉魏師走范陽人起兵應魏東魏擊平之

歡自晉陽將騎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自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歡毀金墉而還范陽盧仲禮及弟景裕字仲孺同兄子起兵應魏東魏都督賀拔仁擊仲禮等平之景裕本儒生縱釋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

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歷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糲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是冬魏遣是云寶復襲洛陽趙剛襲廣州皆拔之于是自襄魏襄州治北南陽今南陽裕州是廣以西城鎮復為魏

東魏禁擅立寺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三萬餘區至是始詔長吏擅立寺者計庸以枉法論用也

魏取宜陽行臺王思政城玉壁在今山西絳州稷山縣南後周于此置勳州隋廢徙鎮之

東魏將段琛字懷寶代人等據宜陽遣牛道恒誘魏邊民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道歸款之意使諜遺之琛營琛果疑之孝寬乘其猜阻襲而禽之崤澠遂清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後高歡侵魏入自汾絳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圍之九日遇大雪士卒多死乃解圍去　事在魏大統八年

資勞以馭中材拔擢以優賢俊自是古今通議然澄雖議改停年仍不出妙選引致而已適足使標榜干進者得志何異揚湯止沸耶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己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興和元年）春正月梁以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為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

則敬容内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善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滋味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惟王承王稚及褚翔不往　王承字安期儉之孫稚承弟褚翔字世舉淵之曾孫

魏宇文泰置行臺學

泰于行臺置學令丞郎府佐旦治公務晚就講習

冬十月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十一月東魏行興光曆

於偏方割據中日事建州分郡甚至有名無地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孰甚于此

校書郎李業興上黨長子人所修也行之

梁分諸州為五品

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于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次品二十一州梁主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東距彭城西開牂牁南平俚洞建置州郡紛綸甚衆其下州皆異國降人有名無地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邉境鎮戍雖領兵不多欲重其將帥皆建為郡州郡雖多而戶口日耗矣

魏制禮樂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宇文泰命僕射周惠達即中唐瑾字附瑜北海平壽人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庚申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春二月柔然侵魏魏主殺其故后乙弗氏

柔然舉國南侵時頗有言以后故興師者魏主乃賜乙弗后自盡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閭后亦遇疾殂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吐谷渾遣使如東魏

吐谷渾自莫折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汗治伏俟城在今青海西隋于此置西海郡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于東魏

辛酉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興和三年秋七月魏以宇文測字澄鏡深之兄為大都督行汾州此汾州西魏置治隰川今山西隰州是事

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汾州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

寇抄測禽獲之解縛引見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慚不復為寇時有告測交通境外者宇文泰怒曰測為我安邊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

九月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田屯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一清心二敦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泰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

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既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冬十月東魏頒麟趾格

東魏詔羣官于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行之

東魏大稔

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就食齊晉東西分裂連年戰爭公私困竭民多餓死高歡命諸州濱河皆置倉積穀以供軍旅備饑饉又于傍海煮鹽軍國資贍又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

以四十尺為匹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臨淮王孝友言今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復有羸弱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請每閭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二丁資絹番兵所益甚多事下尚書寢不行　臨淮王孝友彧之弟淯絹謂計背輸絹番兵謂番代為兵也

壬戌梁大同八年魏大統八年東魏興和四年春正月梁安成注見前妖人作亂

三月江州司馬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討平之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衆遂據郡反時南方久

不習兵人情援駭江州刺史湘東王繹梁主第七子即梁元帝

遣司馬王僧辯討斬之僧辯談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志氣高遠

秋八月東魏以侯景為河南大行臺

冬十二月梁盧子畧作亂監西江即漢牂牁江注見前督護高要漢縣梁置郡隋以後仍為縣今為廣東肇慶府治太守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即陳高祖

討平之陳霸先事始此

先是梁交州人李賁反賁世為交阯豪右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于詞藻詣選求官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耻之與賁俱還鄉里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

心二人同連結歙州豪傑俱反柴撙字景節廓之孫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恢之子梁主遣高州梁置今為府屬廣東刺史孫冏新州梁置治興新今肇慶府新興縣是刺史盧子雄討之時春瘴方起衆潰而歸武林侯諮奏冏及子雄通賊逗留皆賜死于是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等舉兵攻廣州欲殺諮時諮奔還廣州監西江督護蕭子顯曰廣州沈内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任高要太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救之大破子略等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釋之以為主

帥詔以霸先為直閤將軍霸先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既平盧子畧等梁主遣畫工圖其容貌而觀之

癸亥梁大同九年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春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三月魏宇文泰帥軍應之及東魏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初仲密為御史中尉取崔暹之妹既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選用御史多其親黨高澄奏令改選仲密疑暹搆已愬恨之仲密使妻

沙苑敗而歡不復西行邙山敗而泰亦不復東出分據之勢遂定于此然視三國人材則相去遠已

李氏秀而慧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以告仲密仲密益怨至是降魏歡以事由崔暹將殺之高澄為之固請歡乃釋之

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舟于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為陳數日泰留輜重夜襲之歡聞之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字興安定人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獲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

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于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怒其失泰捽其頭連頓之持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乃赦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與右軍若干惠若干代北複姓惠字惠保武川人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走從者七人追兵至都督尉興慶太安狄那人拒戰矢盡而死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歡槊刃垂及段韶

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適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拒之

初泰召王思政于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高歡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至怫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亦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夏四月東魏復取虎牢

宇文泰遣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獲之

敗其書云宜速去縱諜入城光宵遁景獲高仲密妻子送鄴北豫洛二州復入于東魏高歡以高乾有義勳高昂死王事皆為之請免其從坐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納之

冬十一月東魏築長城于肆州注見前

西自馬陵戍名在今山西忻州静樂縣北東至土墱寨名在今代州崞縣西北

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春三月東魏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高歡多在晉陽委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以朝

敬容既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蹇之義而又為妄

政鄴中謂之四貴權勢熏灼專恣驕貪厭欲損奪其權故以澄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于澄孫騰見澄不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築以刀環立之門下敬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于是公卿以下無不讋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于東魏主左右擢崔季舒為中書侍郎　崔季舒字叔正挺從子

夏四月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為太子詹事太子頻于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元虛使中原淪于沙

幕令東宮復襲北江南亦將為戍乎至是坐為𡖖弟

書屬領軍免官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頒新制

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東魏以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高歡啟以宋

遊道為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為之以遊道為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為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騶為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澄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覩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　畢義雲衆敬之曾孫咸陽王坦禧之子

冬十月東魏括戶均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口失實徭賦不均以孫騰高隆之為括戶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

春三月魏遣使如突厥劉友益曰突厥始見此

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文獻通考突厥匈奴別種其先居西海之右為鄰國所滅遺一兒且十歲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北狼哺肉食之得不死及長逆與狼交生十男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也世居金山即今阿爾泰山在巴里坤西北蒙古謂金為阿爾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為號云云今按兜鍪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馬端臨所稱初未嘗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傳之剽竊失真者多矣

垣泰即垣音之轉也之陽為柔然鐵工通考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至其渠長土門始彊大頗侵魏西邊至是魏使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夏六月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交州賊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梁遣交州刺史楊瞟天水西縣人公則之子討之以陳霸先為司馬瞟推霸先為前鋒賁敗奔嘉寧城在今安南國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治元寧縣諸軍圍之先是定州刺史蕭勃會瞟于西江詭說留瞟瞟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至是軍至交州賁衆數萬于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霸先霸先所向摧陷定州梁置今廣西潯州府貴縣是蘇歷江今日來蘇江在安南國交州府東北蕭勃吳平侯景之子明年諸軍克嘉寧賁奔典澈湖胡三省注湖在新昌新昌即峯州也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霸先

謂諸將曰我師老而無援入人心腹若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將士皆莫應會江水夜暴起七丈奔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康

梁散騎常侍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牧守貪殘略言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唯事徵斂雖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駑困守宰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因之重為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日下蠲賦之恩民不得反其居也

風俗侈靡 略言今牧守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爲吏致貲鉅億罷歸不支數年率皆盡于燕飲之物歌謳之具所費等于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時所取之少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

三曰斗筲競進 略言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競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唯務吹毛求疵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四曰省事息費 略言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畜財而養民

啓奏梁王大怒召主書于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司馬光于梁武
詰責賀琛事謂
護其所短矜其
所長以為護短
則當矣若其所
矜詡乃在不宰
牲牢朝會菜蔬
諸細節則實惑
于清淨使然焉
足以訓恭儉哉
至云非公宴不
食國家之食尤
為害理試思彼
既自居人主國
家而外寧有私
財舍是又從何

大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閭閻止取名字寘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恣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那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事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于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二尺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奏以聞 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為人孝慈恭儉勤于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

取於而斤斤於以此爭勝不自知其支離失據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威者威之仍其自取

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菜羹糲飯身衣布衣木棉皂帳一冠三載一衾二年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

梁主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繫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于慈愛不能禁也

月然實不可偏廢若武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實私意蔽以多行慈愛為積己之福馴致白晝殺人皆度剝掠其為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丙寅 梁中大同元年魏大統十二年東魏武定四年 春三月梁主講佛書于同泰寺

夏四月同泰浮圖災復作之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講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為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

秋八月梁以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也卒致子孫骨肉相殘以至于亡貽謀之道可不

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梁以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

梁主既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會稽人物殷阜故使為之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詧以梁主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

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十一月東魏高歡侵魏圍玉壁不克而還

先是魏徙王思政為荆州刺史思政舉韋孝寬代為并州刺史守玉壁至是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侵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于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為十道孝寬掘長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懸

空弩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于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幔孝寛作長鉤還割之歡又于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寛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歡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上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寛曰孝寛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斬孝寛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寛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 祖珽字孝徵瑩之子

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

歡之自玉壁歸也軍中訛言孝寛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斛律金敕勒部人也故歡使作敕勒歌其辭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夙昔相知之心何為其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

載以布車一乘秦與羣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遽舍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落于手

史臣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斵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彊埸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歴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吴錫惟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

兄死不哀喜躍破屧臺城被圍遲迴不進即後之刻檄討侯亦不過為收人心之計耳天道神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南北朝

丁亥梁太清元年魏大統十三年東魏武定五年

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不盡如鉤

梁以湘東王繹為荊州刺史

初繹為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閤而躍屧為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

明其可改戶魏徵以江陵殘破乃以賞降將此尚循于此向有之事亦宜從

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綱目于高歡宇文泰之卒但具官爵與曹操司馬懿同例今依之

先是高歡病使太原公洋鎮鄴而徵世子澄赴晉陽至是病篤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馭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厙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

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

遂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及卒澄秘不發喪惟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二月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為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聞歡病篤用其行臺郎王偉潁川人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為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

高歡既預慮澄
不能駕馭侯景
此為澄偽歡之
人豈有書背微
點亦而不告之
理此足見史氏
之多文而鮮實

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為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遂叛

魏以景為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注俱見前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魏置治定陶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為之備高澄遣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督諸軍討之二月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舉河南十三州豫廣潁荊襄兗南兗濟東豫洛陽北荊北揚魏北荊州治陸渾北揚州治項城餘注俱見前內附梁上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字言揚琳弟瀹之子等

叔孫豹以嬖孽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嬖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异之佞惑而後成亂階也所去寵人說嬖可不謂大愚乎

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從之梁主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督兖州桓和仁州梁置治赤坎故城在今鳳陽府靈壁縣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

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三月梁主復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至是三捨身矣羣臣奉贖如大通故事

夏四月東魏高澄如鄴

澄慮諸州有變乃自出巡撫因朝于鄴東魏主與之宴澄起舞識者知其不終

胡氏三省曰昔周景王喪太子及后以喪賓宴叔向知其不終今高澄喪父死肉未寒忘哀飲樂尚爲有人心乎

六月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

命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

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

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荆北兗胡三省注當作北荆魯陽長社四

城賂魏以求救僕射于謹曰景姦詐難測未可遣兵

荆州刺史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

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

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瓠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遣同軌西魏郡隋廢故城在今河南府永寧縣防主韋法保名祐以字行京兆山北人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因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辭不赴先是左丞王悅言于泰曰景既能背德于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今益之以兵竊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法保長史裴寬亦曰侯景狡詐必不入關欲托款于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

也不爾即應深為之備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各州鎮至是景果辭不入朝王悅字衆喜藍田人泰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羊鴉仁遂入懸瓠高澄以書諭景使還許以豫州刺史還其妻子景不聽

秋七月梁遣貞陽侯淵明字靖通長沙王懿之子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字世儀忠烈王恢之子為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才且陛下昔登北顧亭在今鎮江府丹徒縣北固山上

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字長才南康王績之子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高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勃海王

高澄將歸晉陽以其弟洋為京畿大都督留鄴遂歸發喪東魏主贈歡相國齊王備九錫殊禮謚曰獻武以澄

歡澄雖無忌憚以篡奪尚非其時故假虛文掩

為大丞相督中外錄尚書事澄辭丞相許之澄虛辭歡于漳水之西而潛鑿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群匠及齊亡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南寰宇記山有石鼓二鳴則兵起

東魏高澄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講荀濟字子通潁川人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俯伏上壽魏主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望

人耳目正與並之下吹大帝見之缩頻殿下同一修狀史臣乃謝氏自病逆君之醜可謂無識

頹色及澄嘗圖倨傲特甚澄嘗侍宴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李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鷙之子等謀誅澄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於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惟聞臣反君未聞君反臣必欲弑逆

荀濟果正士不苟進奔東魏獨見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濟少居江東博學能文與梁主有布衣之舊知梁主有大志然負氣不服常謂人曰會於盾鼻上磨墨檄之梁主甚不平及即位或薦之梁主曰亂俗好反不可用也濟上書諫梁主崇信佛法塔寺奢費梁主大怒欲斬之朱异密告之濟逃奔東魏澄以為侍講及敗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頹功名不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反邪遂烹之

九月梁堰泗水及東魏彭城冬十一月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于寒山在今徐州府銅山縣東南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掎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宗帥衆十萬據橐駝峴在銅山縣北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

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兖州刺史胡
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
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
其衆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
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
以紹宗之言為信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
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
駭幾欲墮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高澄使軍司
杜弼作檄移

梁朝略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而離披不已意亦可見彼乃投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奸時堪乘便終恐倔强不掉狼戾難馴擴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及之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外奔中潰今實其時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

十二月梁立元貞魏故咸陽王禧之孫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

從人望則陛下有繼絶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

然之乃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初貞父樹南奔已而北還被殺

貞遂留梁資以兵力貞渡江即位儀衛以乘輿之副給之

侯景敗東魏兵於渦陽

慕容紹宗既敗淵明遂引軍擊侯景景退保渦陽紹

宗士卒十萬鳴皷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

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

宗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張恃顯復進軍渦水

亦不利而還

戊辰梁太清二年魏大統十四年東魏武定六年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南史作壽陽考壽陽本壽春晉更名魏復舊故南北朝二名每互稱梁以為南豫州牧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家屬已為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遥呼曰汝家屬並完若歸官勲如舊景士卒不樂南度遂大潰景與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

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景奔至壽春紿梁監南豫州事韋黯字務直獻之子開門納之遂據其城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為黯所不容聞景敗將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黯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啟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遂行夜至城下黯授甲登陴不納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人徐思玉入說黯黯不許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若魏兵追至河南王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何顔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既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梁朝聞景敗咸以為憂詹事何

敬容言於太子曰得景遂死深為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景遣使以敗聞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侯景以山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于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梁主歎其忠而不能用蕭介字茂鏡思話之孫

正月東魏求成於梁

梁非亡於侯景實亡於朱异耳

始則納景已背種禍機既復助許東魏求成構成後變且更納景余而不通其欲於鄱陽羊鴉仁之告反又匿其奏并執來使是速景之反者异成景之亂者亦异也迨乎景已臨江猶謂必無渡江之志始終蒙蔽以遂以亡此固為邪說固之尤而梁主

高澄數遣書求好于梁梁主未之許澄乃令蕭淵明奏啓于梁先是淵明至鄴送于晉陽高澄待之甚厚至是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即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于是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為便司農卿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獨曰此高澄設間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在翟惡會居秦春秋晉靈公時隨會在秦賈季在翟晉人患之見左傳求盟請和冀除

甘受此毒猶何心哉

其忠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惟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為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以朱异言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為反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李陶氏所稱拔蒼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炎祖女媧煉石補天之奇說過甚當之變史

計

夏五月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字孝穆摛之子如東魏

復修好也

六月天裂於西北

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

秋七月庚寅朔日食

八月梁侯景反壽春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聞徐陵等使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

官好恢而甚其詞轉亦如窓苦需耳

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惲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乃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為其內公為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為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為以使者付獄

梁主偏聽景久已疏之服官多口出大言適以自愚可謂不知分量者

伐所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都督江西如不許即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諭解之合州梁置治合肥景遂反于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名驎驗皆吳郡人石珍丹陽人時謂之三蠹异等皆以驕侫驕貪蔽主弄權為時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景反笑曰是何能為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臨川王宏子司州刺史柳仲禮慶遠之孫散騎常侍裴之高字如山遂兄子為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以討景

冬十月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字仁宗太子綱長子）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為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梁置今江南滁州是）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說景速趨建康景乃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于尚書羊侃侃以一千人急據采石令

邵陵王綸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
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
曰今兹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
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遂自横江濟於采
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分
兵襲姑孰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内外軍付太
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
軍副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賊至猝迫公

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于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十一月景以正德稱帝

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字子山肩吾子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渡景正德帥衆迎之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謡云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

恂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綸西昌侯淵藻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百道俱攻羊侃隨機禦之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為尖項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内外侃子鷟為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攻東府三

昨即計成識侯

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先是景之濟江也南津校尉江子一欲以舟師邀景會其衆潰子一奔還梁主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胄赴賊死臨川太守陳昕奉敕守采石未至而景濟已為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因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鑄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即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不即開門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逼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今入

景而消夫關牆
北魏譽竟果作
已難延一綫矣
況區區陳昕昔
心未濟乃摘為
簡文狐疑債事
時敬尚可為耶

因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景乃殺之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陳昕字君章慶之之子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字仁恕大器之弟郢州刺史南平王恪字敬則偉之子等發兵入援繹自將銳卒三萬發江陵先是侯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為良得朱异奴以為儀同三司使乘良馬衣錦袍于城下仰詬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皆厚撫之爭為之致死至是异遺景書為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曰梁至近

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剥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佞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邵陵王綸還軍赴援侯景擊之大潰

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侯景已渡采石晝夜兼道旋軍入援遂率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拒之前譙州刺使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在今江寧府上元縣東北亦曰蔣山吳孫權避祖諱更名突據廣莫門

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寶于石頭具舟欲走分兵攻綸綸與戰破之景陳兵於覆舟山北綸進軍元武湖在上元縣北亦曰後湖相持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宇德頴長沙王懿之子見景軍退以為走即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景據西豐公大春主帥霍俊等還至城下使言曰邵陵已為亂兵所殺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

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正德殺之時鄱陽王範將兵入援軍於蔡州封山侯正表鎮鍾離叛附侯景景以為郡王正表乃于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欲襲廣陵廣陵令劉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兵夜襲正表破之

朱方歐陽注但見前西豐公大春字仁經大心之弟封山侯正表正德之弟

梁將軍羊侃卒

先是侯景於臺城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亦起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至是侃以疾卒城中益懼已而景土山稍逼城中右衛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景乃棄土山自焚其攻具引元武湖水以灌城中闕前皆為洪流柳津字元粲仲禮之父

梁散騎常侍韋粲字長蒨叡之子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以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監州事粲至廬陵漢縣吳置郡今仍為縣為江西吉安府治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

內史劉孝儀（名潛以字行勔之孫）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行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率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即蔡洲）遣船渡江粲仲禮及羊鴉仁等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粲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

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為大都督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仲禮以晦夜入粲營部分軍衆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仲禮謂粲曰青塘即青溪塘青溪注見前要地非兄不可乃令粲頓青塘

巳梁太清三年魏大統十巳五年東魏武定七年春正月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正月朔柳仲禮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

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栅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栥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直閤將軍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栥營左右牽栥避賊栥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搆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溺死千餘人仲禮矟將及景賊將自後斫仲禮中肩景得免自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

戰矣 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自東道至列營桁南亦推郴仲禮為大都督

梁中領軍朱异死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而死梁主痛惜特贈僕射 初侯景叛傳岐以所聞責异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惜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及景圍臺城梁主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遂發病死

梁北徐州刺史蕭正表以州叛降東魏

梁援軍擊侯景天門 注見前 太守樊文皎戰死

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時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鳶戴敕因風放之賊以為厭勝射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啟者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諸軍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高州刺史李遷仕及樊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在青溪上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不見由是與綸及諸將有隙互相猜阻莫有戰

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携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

二月梁以侯景為大丞相與之盟救止援軍湘東王繹次于武城在今湖北漢陽府黄陂縣水經注武口水南至武城入大江即此

時援軍四集王偉因勸景偽表求和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取諸府藏錢帛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殿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偽求和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

犯闕許和物止援軍足延賊入門又自絕其外非也梁武瞶瞶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蕭大之請不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急擊之景乃拜表求和太子白梁主請許之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梁主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復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于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為大丞相豫州牧設壇門外遣僕射王克（或之曾孫）與王偉

等盟既盟而景圍不解專修鎧仗了無去志 南康王會理等至馬卬洲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確及威方入即當引路梁主召確確累辭不入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主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其意可見入城何益綸大怒欲斬之確乃流涕入城梁主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乃因使上雞子數百枚 馬卬洲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永安侯確字仲正邵陵王綸子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 湘洲刺史軍青草湖湖在今湖北岳州府巴陵縣西南洞庭之南涘也 桂陽王慥 字元貞簡王融孫為信州刺史軍西峽口 梁信州今四

川夔州府是西峽即西陵峽也皆託言四方援兵未集淹留不進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會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雙六古博戲之變子宜雙行雙宜得六故名曰雙六

三月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録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為大司馬已而殺之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援軍復不相統壹王偉乃

說景背盟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梁主覽啓慚怒三月朔城內設壇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開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死者十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渡軍為景所敗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

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華白曇朗通鑑作熊曇朗今依南史侯景傳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閤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卧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宫為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

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其黨曰吾常跨鞍對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于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詔命解外援軍柳仲禮召諸將議之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

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没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散綸奔會稽仲禮及弟鵾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軍士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乃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大司馬正德入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已而正德怨

景賁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湘東王繹歸江陵殺桂陽王慥

初梁張纘字伯緒弘策之子為湘州刺史梁主以河東王譽代之徙纘代岳陽王詧刺雍州纘素恃才輕譽譽深銜之及至州留纘不遣纘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信州刺

史桂陽王慥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纘遺繹書曰河東欲襲江陵岳陽共謀不逞江陵軍士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荊湘由是構隙繹厚資遣纘赴鎮答初不赴援聞臺城已陷遂執纘纘後為守門者所殺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董紹先至廣陵南康王會理以州授之遣于子悅略吳郡太守袁君正昂之子以郡降紹先子悅所將皆羸兵數

百廣陵僚佐說會理殺紹先發兵拒守與魏連和會理不能用新城戍主戴僧遏勸君正閉門拒賊賊之食立可饑死君正亦不從新城吳縣晉以後因之今屬浙江杭州府景又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一名華魏將大眼子奔于梁胡三省注華讀作花誘而斬之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字叔源武康人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字四山魏之子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注見前以北而起後景攻宣城白華力屈乃降景以其北人釋之

東魏攻魏潁川魏人擊之殺其將慕容紹宗劉豐生

東魏高岳及慕容紹宗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於潁川踰年不克豐生建策堰洧水前見以灌之城多崩頹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紹宗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二人俱死

夏五月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為侯景所制飲膳亦為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即位立宣城王大器為太子是冬葬武帝於修陵廟號高祖初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及侯景亂道路斷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

六月梁湘東王繹殺太常卿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初侯景將使之遴授臨賀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博學能文嘗為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

陵行至夏口繹素嫉其才密送藥殺之而自為誌銘

厚其賻贈

東魏高澄克潁川以王思政歸魏師還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

社潁川郡治陳元康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

功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自將攻長社

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

無鹽孿腫死者什八九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

生致王大將軍若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
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
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
遣趙彦深執手申意延而禮之潁川既陷宇文泰以
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絶令諸將按軍還高澄遇思政甚重祭
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亦何足重澄曰我有
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為念景與確遊鍾山確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字實相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擊之方等敗死秋七月繹復遣信州刺史鮑泉字潤岳東海人擊譽

梁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

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不受令繹世子方等請討之

方等徐妃所出妃多失行故方等亦無寵侯景圍臺城方等將兵入援每戰親當矢石以死節自任及城陷還江陵收集士馬甚得衆和繹始歎其能

繹乃以少子方矩字德規代譽

使方等將兵送之至麻溪在今長沙府長沙縣北水經注湘水又東合麻溪水口即此北

譽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方矩收餘衆還先是繹以方等之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疏妃穢行牓于大閤方等見之益懼及方等敗死繹無戚容會寵妃王氏生子而卒繹疑徐妃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

繹復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鮑泉擊譽刻日就道僧辯請申期繹怒

斫之幾死仍送獄衆遂將兵獨行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於東魏以乞師

範聞臺城陷戒嚴欲入僚佐咸說之曰今魏人已據

壽陽大王移足則虜必窺合肥範乃止會高澄遣李

伯穆逼合肥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以合州

輸伯穆送二子於鄴以乞師出屯濡須以待上游之

軍久之不至東魏亦不為出師範糧之進退無計乃

西軍樅陽範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大心以湓城處之既至與大心相猜大心築壘以備之

市糴不通軍眾無所得食多餓死爭

憤愧而卒　樅陽淪賊注俱見前

盜殺東魏大將軍高澄於鄴

先是高澄如鄴封齊王加殊禮將佐請受之陳元康

以為未可至是澄復詢鄴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

傳不讀曹馬之書　澄前獲梁衡州刺史蘭欽字休明中子京呂魏人

以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

當殺汝京遂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會澄與陳元康楊

愔崔季舒屛左右謀受禪京進食寘刀盤下殺之愔

季舒走匿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是夕卒初澄以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朝閉閤靜坐雖對妻子或竟日不言及變起洋聞之神色不動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秘不發喪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護唐邕字道和晉陽人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聞澄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刀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

容朕不知

死在何日

九月侯景陷吴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吴興吴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嵊効袁君正迎降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録不就

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初景既背盟又復請和高祖遣浚詣景所浚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曰負恩亡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及是卒被殺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迎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

岳陽王詧留參軍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守襄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時新興晉僑郡隋改縣曰安興唐

尙故城在今荆州府江陵縣大守杜崱杜陵人懷寶之子在詧軍繹與之有舊密邀之崱即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詧母登城拒戰詧聞之遁還岸亦走繹出王僧辯于獄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繹曰今社稷危阽創巨痛深惟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除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搆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戰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國家去矣繹不從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冬十一月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

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繹使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字道遠為質於魏宇文泰欲經畧江漢以楊忠都督三荆注見前諸軍鎮穰城仲禮帥衆趣襄陽泰遣忠及僕射長孫儉本名慶明嵩五世孫將兵擊仲禮以救詧

十二月侯景陷錢塘會稽執梁刺史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大欽之弟

宋子仙陷錢塘乘勝渡浙江至會稽邵陵王綸奔鄱陽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糧仗山積東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士司馬留異東陽長山人凶狡殘暴為衆所患大連悉以軍委之子仙至大連棄城走異以兵衆降為子仙鄉導追及大連執送建康大連猶醉不之知於是三吳吳郡吳興會稽是為三吳盡沒於景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先是梁廣州刺史元景仲（法僧之子）謀應侯景（景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許來為主）陳霸先以兵討之景仲敗死霸先迎定州（注見前）刺史蕭勃（吳平侯景之子）鎮廣州勃以霸先監始興郡事至是霸先結郡中豪傑將討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湘東王繹受節度

霸先至大庾嶺南康土豪蔡路養以兵拒之其黨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霸先擊之路養敗走摩訶降霸先遂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以霸先為交州刺史　大庾領南康注俱見前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

東魏取梁司州

先是梁東徐北青州梁於下邳郡置東徐州又於東海懷仁縣置南北二青州下邳注見前懷仁廢縣在今海州贛榆縣皆降於東魏東魏遂取梁青州南郎青州及山陽郡今懷安府是已而又取淮陰注見前至是復取司州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

庚午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年魏大統十六年東魏武定八年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是歲東魏亡齊代

春正月東魏高洋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為假黄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暅之之子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二月景陷廣

陵皓死之

廣陵人來嶷（字德山）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猶足為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勃之弟）為刺史景遣郭元建攻之皓嬰城固守未幾城陷皓被執景車裂之遂屠廣陵嶷闔門皆被害（一子逃免後仕於陳）

魏師進次石城注見前　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魏楊忠圍梁安陸柳仲禮馳還救之兵敗被執安陸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盡入於魏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簪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湕一作建今荆門州有建水亦曰建陽河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楊尤甚百姓流亡草根木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聚如邱隴焉

夏四月梁王僧辯克湘州殺河東王譽

初湘東世子方等之死湘州將周鐵虎陳書本傳不知何許人南史同功最多譽委遇甚重至是僧辯得鐵虎命烹之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而釋之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為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五月東魏高洋稱皇帝廢東魏主善見為中山王（東魏主在位十七年而亡）

東魏徐之才（丹陽人）宋景業（廣宗人）善圖讖因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勸齊王洋受魏禪（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

為高河澄殺翔為水澄丞郡王名也於是之才等勸洋受禪洋以告婁太妃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猶以天位不可妄據終身北面汝獨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洋以告之才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耳洋使德政如鄴未還即擁兵而東至平都城召諸勳貴議之莫敢對長史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今若受禪彼必挾天子稱義兵而東王何以待之乎徐之才曰彼亦欲為王所為縱其屈彊不過隨我稱帝耳弼無以應德政至鄴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洋於遼陽固言未可洋遂還居常不悅景業復勸之平都城在今山西遼州和順縣遼陽今遼州是洋乃發晉陽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

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今當遜避乃下御座步就東廊詠後漢書獻帝贊末入與六宮别舉宮皆哭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辭遂還於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齊王洋即皇帝位於南郊封東魏主為中山王追尊獻武王文襄王皆為皇帝獻武廟號高祖文襄廟號世宗尊王太妃為皇太后降魏朝封爵有差是月齊主立趙郡李希宗女為皇后后子殷為太子

梁武陵王紀遣其世子圓照字明周將兵赴援次於白帝

詧雖為湘東所逼然舍宗邦而朝敵國卒與繹成骨肉搆仇隙揆其罪實浮於繹矣作史者以其子孫仕唐頗貴遂多恕辭豈得為直筆哉

時梁境唯荊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受湘東王節度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魏立蕭詧為梁王詧朝於魏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乃遣使命詧為梁王建臺置百官詧遂入朝於魏詧自此為北朝附庸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反高涼後漢郡梁為高州治故城在今肇慶府陽江縣太守馮寶妻洗氏討敗之

梁高涼太守馮寶故北燕主弘之族也初北燕主弘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為羅州刺史融子寶為高涼太守新會宋郡隋改為縣今屬廣州府羅州梁置治石龍故城在今高州府化州聚高涼洗氏氏多籌畧善用兵部衆皆服之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此必欲詐君共反耳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無

能為也君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以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蠻人以財貨為賧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吳新都縣宋改名今為州隸江西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宜厚資之明年二月霸先擊斬遷仕進兵江州湘東王繹以為江州刺史贛石即今贛江之十八灘灘名臣石陳書高祖紀所云南康贛石是也

秋七月侯景陷江州及豫章

初東魏遣諜云洛諜云代北覘姓洛武川人等迎鄱陽世子嗣字長胤使鎮皖城未行侯景遣任約將兵寇江州洛等引去嗣失援敗死約遂略地至湓城尋陽王大心出兵戰敗遂以州降鄱陽將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據豫章景遣于慶略地南至瑱力屈亦降景以瑱同姓待之甚厚質其妻子遣隨慶徇蠡南彭蠡之南諸郡

齊定律始立九等户户有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是為九等

齊主初立勵精為治趙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房超

清河人超不發書梏殺其使齊主善之命守宰各設梏以誅屬請之使久之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尋詔僕射薛淑等取麒麟趾格討論損益以為齊律簡練六坊之人每一人必當百人任（保任也）其臨陳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勇力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九月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南齊郡今黄州府蘄

進陵書俯相見
執言尚正即西
園涕泣求緬目
知慟心鄉渠乃
以仁也不孝與
仲儀進號持論
不無嫣然相
綸終於除齊尚

州是侯景兵襲之綸遂奔齊齊以為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王僧辯鮑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南江中）綸遣其子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於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

也則畏首畏尾亦不過彼善於此而已

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出請戰不從綸與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子方諸字明智為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已稍收散卒屯於齊昌遣使請降於齊齊以綸為梁主任約進寇西陽注見前武昌綸引齊兵未至移營馬柵在今黄州府黄岡縣北距西陽八十里任約聞之遣叱羅通叱羅代北複姓通名等襲之綸不為備策馬亡走至汝南晉僑郡故城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水經注晉成和中戶口南渡因置斯郡魏城主李素綸故吏也開城納之任約

遂據西陽武昌綸在汝南修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宇文泰遣楊忠攻拔汝南執綸殺之投屍江岸岳陽王詧迎葬襄陽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冬十月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洛陽平陽皆降於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恒農為橋濟河至建州此州魏僑置之州今絳州絳縣見齊主自將出頓東城今在太原府太原縣汾水東泰

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畜產皆死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

梁寧州注見前刺史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敗侯景兵於貝磯水經注江水東過邾縣南又東逕貝磯邾縣今黃州府黃岡縣是

初梁寧州刺史徐文盛募兵討侯景湘東王繹使將兵東下與任約遇軍貝磯任約逆戰文盛大破之進軍大舉口舉水入江之口舉水出黃州府麻城縣今黃岐亭河至黃岡入江侯景以約守西陽久不能進自出屯晉熙晉郡唐改舒州今安慶府是

侯景殺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字世恭鄱陽王範之子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既出建康空虛與栁敬禮仲禮之弟

西鄉侯勸東鄉侯勔皆吳平侯景之子謀起兵誅王偉建安

侯賁正德弟正立之子中宿世子子邕中宿世子子中宿侯之世子子邕始與王憺

之孫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錢塘褚冕以會理故書

理陽僻謂之曰卿雖忍死明我心實欲我賊冕竟不服景乃宥之揀掠千計終無滛言會

梁主既立景防衛

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並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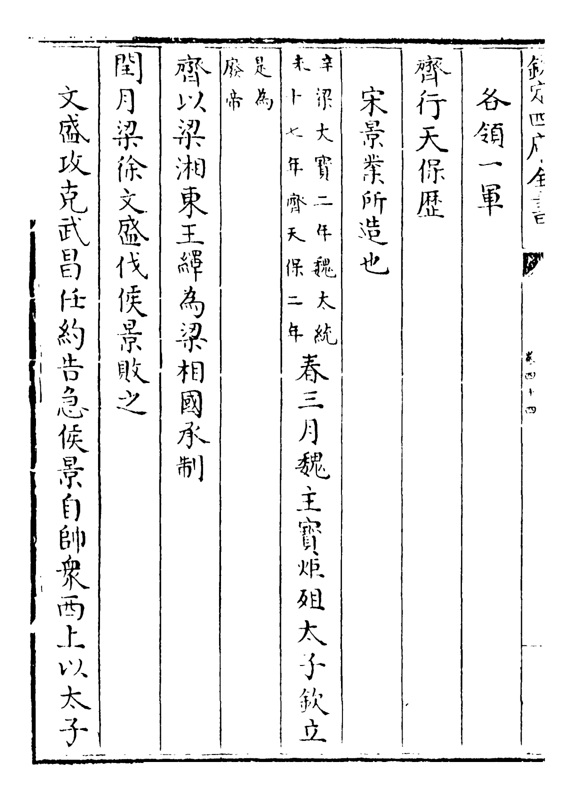
弱得出入卧内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禍稍自踈

隋唐府兵並祖宇文泰之制劉攽蘇以為得三代寓兵於農遺意然沿及開元天寶間調發寖征行稍缺籍又成弊政矣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

詔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為竟陵王子邕為隋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胡三省曰唐府兵本此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兵府身租庸調一切蠲之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輸絹綾絲麻布無則輸銀謂之調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則折絹謂之庸既籍為兵則皆免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



各領一軍

齊行天保歷

宋景業所造也

辛梁大寶二年魏大統未十七年齊天保二年春三月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是為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繹為梁相國承制

閏月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文盛攻克武昌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以太子

大器為質留王偉居守至西陽與徐文盛夾江築壘

文盛擊破之景遁還營

夏四月侯景陷梁郢州執刺史蕭方諸徐文盛奔江陵

方諸年十五恃文盛在近不設備日以蒱酒為樂侯

景使宋子仙任約襲之入其城方諸迎拜鮑泉匿牀

下擒以送景景因風便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直

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逃歸江陵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

不克六月繹使胡僧佑（字顯果南陽冠軍人）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山名在今岳州府城內）以逸待勞無不克矣（繹又謂僚佐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　夏首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在武昌江中）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

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先是巴陵刺史王珣降景至是景濟江執珣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慚反欲賜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退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軍飢疫死傷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戒之曰賊若水戰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步戰鼓棹

就巴陵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亦曰三江浦在巴陵縣北景遣任約帥鋭卒據白堵亭名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南待之僧佑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即赤亭城在華容縣南會信州刺史陸法和北齊書本傳不知何許人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百里洲在荆州府枝江縣東豫言多中人莫能測至是以任約向江陵請行既至與僧祐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甚衆擒約送江陵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繹復遣王僧辯引兵東下至漢口攻魯山擒賊將支化仁至郢州四面攻之宋子仙等困蹙乞輸城而還僧辯偽許之命給船

百艘以安其意子仙將發僧辯命杜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宋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送江陵斬之 杜龕前兒子暗江雲合言船多如雲江為之暗也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字明允武陵王紀之子執之

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字元

吉安王歡之子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弱取須定中原然後為帝後納溧陽公主梁主之女景甚愛之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為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為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迎豫章王棟立之已而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為太孫王

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數耶乃止

冬十月侯景弑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殺梁主綱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

儁王修纂進酒梁主知將殺已盡醉而寢儁進土囊

修纂坐其上而殂

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

而上封梁主棟為淮陰王鎖於密室景居禁中非故

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十二月齊主洋弑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恒為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其三子諡曰魏孝靜帝葬於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

齊主殺美陽公元暉業

彭城公元韶以高氏壻寵遇異於諸元美陽公元暉業以位望隆重志氣不倫尤為齊主所忌嘗於宫門

元劭削齊主並殺諸元不過冀為自全之計耳乃其身亦不免於幽死可爲爲法自斃者炯鑒

外罵劭曰爾不及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擊碎之漢謂

元皇后投璽缺角詔何故奉璽與鄴我出此言知即死爾亦詎得幾時

齊主聞而殺之齊主剃劭鬚髯施粉黛衣婦人衣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為嬪御太史

奏當除舊布新齊主問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誅諸元二十五家韶幽於

地牢而死未幾齊主盡滅元氏之族唯元文遙等數家得免　元文遙字德遠魏常山王遵五世孫

壬申梁世祖孝元帝繹承聖元年魏主欽元年齊天保三年

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柔

然殺頭兵可汗自號伊利可汗劉友益曰突厥始稱可汗

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土門自

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別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月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先是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引兵來會侯景將于慶自鄱陽還豫章侯瑱閉門拒之慶走江州及僧辯至慶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俟諸軍之集至是繹始命僧辯督諸軍東發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即贛水也自南來注彭蠡北入於江故謂之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

灣在九江府德化縣北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

三月梁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使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舠音鳥刀長船也

兩旁著棹往來如飛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徑出趣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先是景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及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

曰誤殺乃公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辯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在上元縣東北築柵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六朝時揚州治所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

將軍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將弩手二千横截其後景兵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百餘騎東走入吳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問克璽綬何在克良久曰趙平原持去僧辯曰王氏百世卿族一朝墜矣趙平原景侍中趙思賢也僧辯迎太宗梓宮

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

都建業不許景黨侯子鑒等皆降齊後王偉送建康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為禮王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為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為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為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横死矣

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罰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夏四月梁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西域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孝儀之弟等勸紀稱帝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遂即帝位立子圓照為太子司馬

王僧略（僧辯之弟）參軍徐怦（勉從子）同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銜之會人告怦反紀謂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亦殺僧略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　永豐侯撝字智遐安成王秀之子）

侯景伏誅

侯瑱追及景於松江（今日吳淞江自太湖分流遶蘇州府之吳江長洲諸縣東至太倉州寶山縣合黃浦入海）進擊敗之斬彭儁等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船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為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

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豫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是月始葬簡文帝廟號曰太宗

盜竊梁傳國璽歸之於齊

侯景之敗也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沈於江思賢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送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賞平侯景之功也

王偉之罪雖少謀不足以謝天下繹始以定其才而欲宥之其決意誅之也乃激於湘東一目之詩豈復知有大義者耶

王偉等伏誅

王僧辯送王偉等於江陵偉於獄中上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有言於王者曰偉作檄文甚佳王求得之見其有湘東一目之語乃怒誅之偉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王大怒釘其舌於柱剜腹臠肉而殺之

梁以魯悉達字志通扶風人為北江州梁置治鹿城鹿城注見前刺史

扶風晉僑郡治箎口在今襄陽府穀城縣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是為南新蔡郡晉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

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逹分給糧廪全濟甚衆招集晉熙注見前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逹字遍覽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故因而命之

齊人侵梁圍秦郡梁置今江寧府六合縣是陳霸先擊敗之

齊主遣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辛術字懷哲狄道人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絶陽平齊郡梁移置安宜故城在今揚州府寶應縣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逹守秦郡何得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不從陳霸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求取門閥近攬浮華歷世相沿從無變易史以循名

先命徐度引兵助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杜龕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戰破之斬首萬餘級是時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廬陵侏人朱盛等聚黨謀襲殺齊刺史遣使求援霸先因進圍廣陵齊主使告霸先曰若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乃引還江北之民從濟江者萬餘口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獎者踈袁叔德名聿修魏中書令翻之子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術性

責實參舉折衷推美辛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僅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為折衷

梁秦梁刺史蕭循南史作修字世和武林侯諮弟封宜豐侯以州降魏已復歸於梁

先是魏將軍達奚武侵梁南鄭梁秦梁二州刺史蕭循遣參軍劉璠字寶義沛人請救於武陵王紀是時侯景方逼江陵湘東王求援於魏令循以南鄭輸魏循不可故魏伐之紀遣潼州梁置今四川綿州是刺史楊乾運救之至劍北大劍山之北乾運戰敗璠被執送

長安循守南鄭武圍之久不下遣行臺左丞柳帶韋字孝孫河東人入城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險不足固援不可恃民不可保而宗國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為去聲為忠乎循乃降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循至長安宇文泰待之甚厚未幾遣還江陵循之降也劉璠先已至魏宇文泰遇之如舊交泰許循南還久而未遣從容問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向也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乃厚禮循而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命劫竊其財循敕輸馬仗王

乃安之

冬十月梁湘州刺史王琳下獄其長史陸納入於湘州以叛

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湘東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州

身詣江陵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别至江陵王下琳吏以子方略代琳以黄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本梁都水使者天監中改位列卿之末張載至巴陵據琳軍載有寵於王御下峻刻荆人疾之如讐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受命殺載以羅漢清謹而免之與諸將引兵襲據湘州

十一月梁主繹立是為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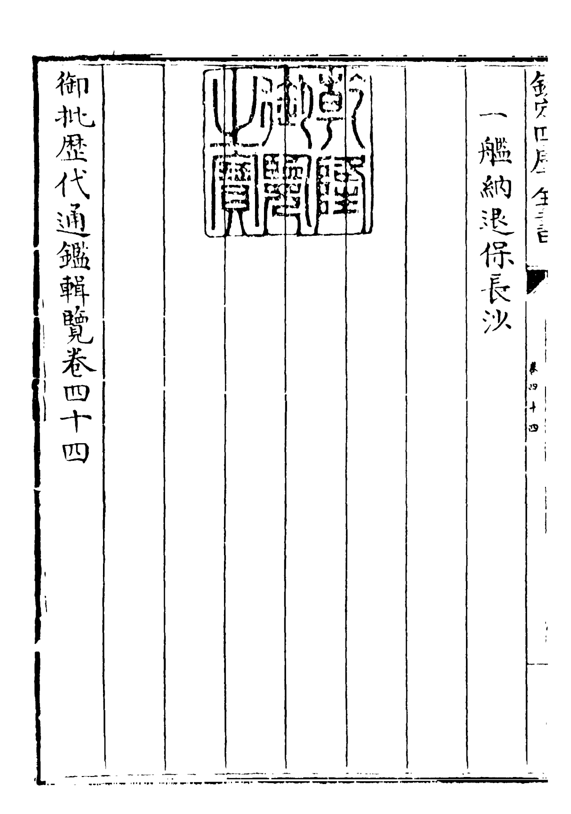
梁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王遂即位於江陵是

曰不升正殿公卿陪位而已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武寧晉郡隋廢故城在今安陸府荆門州

梁以蕭循為湘州刺史陸納襲巴陵循擊敗之

梁主儆王僧辯等與蕭循共討陸納循軍巴陵以待之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循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為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

一艦納退保長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四